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六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二

木部一木 松

木一

原洪範曰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春秋元命苞
曰木之為言觸也氣動躍也 增又曰木者陽精生於
陰故水者木之母 爾雅曰木族生為灌灌木叢木也
楊子曰止于下而漸於上者木也 皇極經世書曰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生生之理也 又曰木者星之子是以果

實象之 原易曰巽為木坎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艮其

於木也為堅多節離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堅多心謂剛中也山木堅

直故多節也陰含氣故曰科 又曰地中生木升君子

科空也為日所乾故上槁

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毛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又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 尚書曰兗州厥木惟條

也長揚州厥木惟喬也高

又曰木從繩則正

禮記曰益

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無伐大樹妨農故也

又曰入

山行木無有斬伐 增周禮曰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木以時入之

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服車材耜農器

季解也

原左傳曰慈母之怨其子折木

又曰鳥能擇

木 論語曰朽木不可雕也 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本

必有後生塞水不自其源必有後流除禍不自其本必

有後亂 又曰人之有孝也猶樹之有枝葉猶庇蔭之

况君子乎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

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

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

其君大昌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

草木豐盛 增春秋運斗樞曰黑精用事百木共一根

原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

草木有益於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中生

赤木 又曰宗廟生木 又曰凡木細為杪 瑞應圖

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一本

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

木連理 漢書鼂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

木皮三寸地寒故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六

韜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老子曰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 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子路曰二親

之壽忽若塵過隙草木長霜露不息使賢者欲養其親

其道不行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 尸

子曰木之精氣為畢方 增文子曰葉落者風搖之水

濁者物撓之也 商子曰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

原孫卿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 呂覽曰夫燔蟬者務

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

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世闇則甚矣人主有明其

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又曰木方

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又曰欲鳥

者先樹木 又曰人之有民如木之有根根深則木固

增又曰樹木盛則飛鳥歸之芻草美則禽獸歸之人

主賢則豪傑歸之 韓子曰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

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 符子

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又曰水

生於石未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焦 繁

露曰木有變春彫而冬榮 原淮南子曰凡幹木生庶

木根枝木者生於庶木凡見葉落而知歲暮故葉落而

長年悲 長年人悲 又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增又

木黃落時

曰郢人有買屋棟者求三圍之大木而人予車轂跪而

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 又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

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 又曰佐

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電所撲 又曰

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 又曰羽翼美者傷骨骸枝

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鹽鐵論曰茂

木之下無豐草 原佐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如血千

歲之樹精為青羊萬歲之樹精為青牛 增地鏡圖曰

財在丘墟者為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 虞喜志林曰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原博物志曰員丘上有不死之樹食之乃壽 抱朴子曰橫海有魚抱大樹能語精名靈陽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增孫綽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出物海人曰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 原離騷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又曰習何為兮木上 又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 文選曰樹木者憂其蠹根朽則葉危 古詩曰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增左思蜀都賦曰其樹則

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嶺陽烏

回翼乎高標 陶潛榮木詩序曰榮木念將老也 杜

甫詩曰千章夏木清 韓愈曰犧尊青黃乃木之災

木二

增管子曰桓公問民饑寒室屋不治牆垣壞不築為之

奈何管子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枝其年民
治室屋築牆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凋也衆鳥居其上丁壯彈其下終日不歸父老
拊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沐之日中無尺寸之陰行者
疾走歸而治室原孔叢子曰夫子墳方一里弟子各
以四方奇木來植之莊子曰南郭子綦遊乎商之丘
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籟子綦曰此何
木也然必異材從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

梁俯而視其木根則軸解不可以為棺槨舐其葉則舌爛嗅之則使人狂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於此其大也 增又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採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矣 淮南子曰高陽魍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重塗乾則益輕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于辭以對卒為室

其始成均然善也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漢書曰武帝幸雍得竒木枝傍出復合於木上終軍曰
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三年

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
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云皇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原東觀漢記曰安

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謝
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母終日負土成墳種竒樹千

株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

文帝嗣立為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理 干寶

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

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

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生汝陽泰興

元年又生武昌 增彙苑詳注曰齊永明九年秣陵安

時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後

周書曰太祖至沙苑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
前後虜其卒七萬獻俘長安還軍渭南于是所徵諸州
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
一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又曰代宗十二年成都
人郭遠因樵爨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以
示百官宰臣稱賀詔付史館又曰貞元初陳留兩木
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俱立如植宋

史曰馮伸已知邕州傍城數里有金花木俗以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彙苑詳註曰慎氏至真苗守再成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一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

木三

增龍鱗

鳳首

彙苑詳註袁州萍鄉東有木容有用錢六十緡市之其夜忽生龍鱗客遂不敢

伐寒之杜陽編李輔國有鳳首木高一尺雕刻鸞鳳之狀
凝寒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

別名常春木縱烈
火焚之終不焦黑

原樹君子

坐將軍

詩荏染柔木
君子樹之

後漢書馮異有功不伐嘗坐
大樹下人謂之大樹將軍

增衣錦

流紅

吳越志
錢鏐臨

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樹下光化元年進太
師號所戲木曰衣錦將軍詩話唐于祐晚步禁衛御

溝中流一紅葉上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
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因得之乃宮女韓夫人所題

春德

震方

禮記益春之月盛德在木
書五行志震在東方為春為木

幹庶

條枚

上見木一條枚枝曰條

詩曰伐其

成惟

並枕

上詳五
李爽詩

三吳記潘璋夫婦
塚木交枝名並枕樹

柯不吟

葉交墜

文選風柯靜
不吟
鷓鼓

錄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
之則清風徐來木葉交墜

化鴛鴦

飛蛺蝶

景苑詳注宋韓

朋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生樹枝體相交
王欲伐之化為鴛鴦飛去 滿湘錄隋末長安禁內一

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謝結實其子
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

木四

增刊木

書隨山刊木

顛木

又曰若顛木之有由藥

原先撥

詩枝葉未有害

本實

不斬

禮記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攻堅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

工度

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敢不封植

又曰韞宣子晏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

封植

增宰木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

槎枿

國語山無槎枿斫而復生曰枿

苻婁

兩雅謂木病也
偃癭腫無枝條

魁癭

又曰謂樹木叢生根枝
節目皆盤結碗磊也

梢梢

又曰樹無枝柯

原風摧

文選木高子
林風必摧之

起於一把

圓十

之木起於一把

增珍木

劉楨公燕詩
珍木鬱蒼蒼

向榮

歸去來辭木
欣欣以向榮

陳柯

文選陳柯
械以改舊

木龍

彙苑詳註徐之高塚城南有木
龍寺寺有三層轉塔高丈餘塔

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
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僧呼為木龍梁武帝曾遣人

圖寫 行迎偃醉

晚晴賦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
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跛

斫樹

六帖劉漢宏因鴉噪命斫庭樹或曰巨
木不可伐怒曰吾將斬白蛇何畏一木

壅以黑墳

本封事譬之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
根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

槁今百姓頗類於此

蒔也若子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曰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

全而其性得矣

文筆樹

彙苑詳註中書舍人周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方盛則出中書少

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用珍父養浩至惠疇樹凡三盛矣

風流樹

湖廣通志

慢木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華言風流也昔覃氏祖于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自落取而簪之若他姓花不復落

木五

原詩魏劉楨詩曰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寘翳林倥偬自迫束得託芳蘭苑

例植高山足 周庾信詠樹詩曰交柯乍百頃擢本或
千尋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
林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沉 陳李爽賦得芳樹詩曰

芳樹千株發搖蕩三陽時氣軟來風易枝繁度鳥遲春
至花如錦夏近葉成帷欲寄邊城客路遠詎能持 賀
循賦得中庭有奇樹詩曰三春節物始芳菲遊絲細草
動春暉香風飄舞花間度好鳥和鳴枝上飛臨池間竹
偏增綠依堦映雪紛如玉温室庭前竟不言鼓吹樓中

能作曲曾聞遠別舊難思攀折會取贈佳期長條本自
堪為帶密葉由來好作惟星稀漢轉月輪明徘徊夜鵲
屢相驚欲識幽人蘭杜逕山窓芳桂復叢生 梁豫章
王蕭綜悲落葉詩曰悲落葉聯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飛
縱橫去不歸長枝交蔭昔何密黃鳥闐闐動相失夕蕊
雜凝露朝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
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颭已黃乍逐驚風舉高下
任飄颻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閱

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攀 增唐盧照鄰芳樹詩曰芳

樹本多竒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
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杜甫

惡樹詩曰獨繞虛齋逕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
翦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
婆娑 白居易和杜錄事題紅葉詩曰寒山十月旦霜
葉一時新似燒非因火如花不待春連行排絳帳亂落
拂紅巾解駐籃輦看風前唯兩人 韓愈枯樹詩曰老

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托

唯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鄭谷

府試木向榮詩曰園林青氣動衆木散寒聲敗葉牆陰

在滋條雪後榮忻忻春令早藹藹日華輕庾嶺梅先覺

隋堤柳暗驚山川應物候臯壤起農情祇待花開日連

棲出谷鶯 王冷然古木卧平沙詩曰古木卧平沙摧

殘歲月賒有根橫水石無幹拂烟霞春至苔為葉久來

雪作花不逢星漢使誰辨是靈槎 羅隱紅葉詩曰不

奈荒城畔那堪晚照中野晴霜裒綠山冷雨摧紅遊子
灞陵道美人長信宮等閒俱歲暮搖落意無窮 魚玄
機臨江樹詩曰草色連荒岸煙波入遠樓葉鋪江水面
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龍窟枝低繫客舟瀟瀟風雨夜驚
夢復添愁 宋文同紅樹詩萬葉驚風盡捲收獨餘紅
樹擬禁秋已疑斷燒生前嶺更共殘霞入遠樓楓岸最
深霜未落柿園渾變雨初休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
人分外愁

原賦晉庾闡浮槎賦曰有幽巖之巨木邈結根乎千仞
體洪鈞以秀直挺瓌竒而特俊冠岑嶺以高栖獨雍容
於岫峻混全朴於不材倬凌霄而絕韻故能紆餘盤翫
森蕭頽靡陽飄颻結花裂水灑遺美賈於翠壁廢懸根
於朽壤曳紅波於海湄鼓長風而飄蕩旦馭波而乘飛
潦夕舉浪而赴奔潮吹雲霧而出洞穴灌炎石而過沃
焦江河不俄晷萬里不一朝 周庾信枯樹賦曰殷仲
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嘗忽

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
貞松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
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
結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
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
反覆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
就剗剗仍加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若夫松子古度平仲
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

馬莫不苔埋菌壓鳥剥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
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
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
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
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木魅
睨一作睥睨山精妖孽橫洞口而欹卧頓山腰而半折戴
瘦銜瘤藏穿抱穴况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既傷搖落
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

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
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
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增唐孫秘散木

賦曰窅窅冥冥至道之精視之無見聽之無聲伊散木
其何識廼沖用而保生夫其措迹隱深寓形偏寂青嶸
右聳紅溪左闢漱滴瀝之飛泉枕嵌巖之古石將含休
以處順不祈祿而自適故其幹也間砢盤魄蟲穿鳥剝
其節大兮不可以為楠擁腫輪囷抱蠹生津其軸解兮

不可以為輪空心兮若喪拳枝兮不申理不中於規矩
才豈任乎斧斤似支離之有疾固哀駘之入真日者秦
構鳳凰漢營鳩鵲崇臨海之殿豐冠山之閣窮宇內之
瓊寶盡域中之蘅薄雖片善之必收故散木之不用
能以損之益居貞而晦不恃而成不有而大白雲至止
雜蘿薜以成帷清風來兮協笙竽而吹籟異鵲宵集祥
鴛曉會隱士掛瓢仙人倚蓋不逆於物夫何于害及夫
郊暄淑氣景媚風煙天桃變兮穠李發乍揚芳以競妍

既乎寒露朝變凝霜夜結祖梨剝兮橘柚摧澹無情兮
何折動息無撓榮枯任節道將契於櫻寧德以庶於朗
澈與夫五柞三槐仁賓君子東吳豫章西蜀蕭杞文杏
聳於千尋木蘭香於十里皆虬蟠鱗接重葩疊葉香藹
芊眠拂日摩天根柢深固表裏巖泉並恃材而喪質咸
為名而夭年是知明不若昧語不如默為善者離其道
立行者陰於德社櫟入夢而幾亡野桑因言而自刻豈
若聖智雙遺形神兩忘委不才以居寂任無用以為祥

鬱鬱於純冥之界落落於無何之鄉與天地而長久吸
日月之明光蒙子休聞而嘆曰吾且逍遙其旁

原頌晉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
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
王丕顯奕世依風載陽

松一

原說文曰松木也從木公聲古文榕從木容聲 增淮
南子曰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原劉向神仙

傳曰松者橫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 廣志曰千歲
老松子色黃白味似粟可食 本草曰松脂一名松肪
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出隴西如膠者善 郭氏位中
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 王逸子曰木有扶
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溥矣異於羣類者也 增博物志
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琥珀一
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
無茯苓 原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

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 玉策記曰千載松樹枝葉

四邊披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

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增述異記曰千

年之松香聞十里外一名十里香 格物總論曰松樹

礫柯多節皮極粗厚望之如龍鱗盤根膠枝四時青青

不改柯葉春二三月抽蕤生花結子然有數品或二鍼

或三鍼或五鍼三鍼者謂括子松五鍼者謂崧子松

原詩曰山有喬松 又曰檜楫松舟 增又曰如松柏

之茂無不爾或承 原又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又
曰徂徠之松 又曰松栢有鳥 又曰陟彼景山松柏
丸丸 又曰松栢有埏 尚書曰青州厥貢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 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
四時不改柯易葉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 國語曰松栢之地其土不肥 焦贛易林曰溫山
松柏鸞鳳以庇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
松為常生 史記曰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 漢

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增山

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拒格之松日

月所出入 西京雜記曰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

倒垂相傳云已經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 水經注

曰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

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赤曰尤徠之山也

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徠三老矣 原嵩

高山記曰嵩岳有大松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為青牛或

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泰山記曰岱宗小天門有
秦時五大夫松在 王羲之遊四郡記曰永寧縣界海
中有松門西岸及嶼上皆生松故名松門 周景式廬
山記曰石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樹松大皆連拱長
近二十大攢生絕崖上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
如駢麈尾號麈尾松 增又曰西嶺松如馬鬣 原神
境記曰滎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
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

既數百化成雙鶴 增南昌志曰建昌冷水觀壽松一

株盤屈竒古又名掛劍松相傳許遜故事 山川記異

曰翊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

幹號曰義松 武當山記曰負嶽巖宮前古松數百株

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如大駕郊行巨人力士高執雲

幢星蓋以從 十道記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數千尺

圍即數尋而蕊甘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澀與諸處松別

一統志曰台州有金松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

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

者紅綴於條上璀璨相間殊可觀 原莊子曰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增又曰受命於地

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原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呂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于上

抱朴子曰大陵偃蓋之松 增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

枯謂冬必凋而松柏茂 唐書曰僕骨東境其地東北

一千里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其色青謂

之康干石有松文 天中記曰麻城西北一十里有枯

松一株相傳以為萬年松 酉陽雜俎曰洛中有魚甲

松 又曰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段成式修竹里

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皮不鱗仇士良水碓亭子有兩
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何自而得俗謂孔雀松
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宋葉夢

得玉澗雜書曰吾玉澗道旁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
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 南方草木狀曰水松

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被服者嶺北人極愛之其香殊勝在南方時不香于彼而香於此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與 又曰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似小栗三角肥甘香美樽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花木考曰密縣東三里有白松如傅粉一本三幹高十數仞本大四抱餘本畔一竅常流溢甚甘歲兩脫膚根盤據枝若擎蚪世傳漢有美女仙花葬此此其塚上物也 宋白玉蟾記

曰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為松矯矯鬱鬱然於巖霜積雪之間 夢書曰松為人君夢見松者見人君也

離騷曰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晉陶潛歸去來辭曰撫孤松而盤桓 文選曰蔭落落之長松 唐孟郊詩曰青松落顏色

松二

原劉向列仙傳曰偃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速如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先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

帝坐華堂面雙闕君之榮顧亦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
松生於戶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異乎鸞之榮崑崙余安
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由師之列仙傳曰仇生赤當
湯時為木正常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太公
兵法曰周太姒夢周梓化為松穆天子傳曰天子升
長松之墜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
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
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又曰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也

漢書賈山言治亂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犬而樹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也 漢官儀曰

秦始皇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覆其下封為

五大夫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

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增異苑曰漢末大亂宮人

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
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聞而收養還食穀齒落髮白

原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頓琦立墳歷年乃成
居喪逾制種松柏成行 增張勃吳錄曰丁固夢松樹

生其腹上人謂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其為公乎

魏志曰孫權自將軍至合肥新城魏使滿寵赴之募
壯士數十日折松為炬從上風放火燒賊退 晉書曰

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植松柏

又曰庾顓見和嶠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原又曰孫綽齋前種一株松

枝高勢遠鄰居曰松樹非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用

耳孫綽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又曰張湛好於齋

前種松柏時人曰張湛屋下陳屍 又曰苻堅在鄴糧

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 增泉州志曰晉僧法潛隱

郊山或問勝友為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 原宋書曰

謝混與從子靈運齊名時人謂混風韻為高目望蔡肅

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增金樓子曰梁

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為變色 梁書曰陶弘景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歡然為樂有時獨遊

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幸代

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高祖進

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

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

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

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一

幸開善寺召侍臣坐松樹下敕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
後主令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塵尾 開元遺事曰明

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葱菁宛

如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再興唐祚祥不誣矣 泉州

志曰秦系結廬于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 新唐書曰李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

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石林燕語曰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
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松間
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 酉陽雜俎曰不空三
藏塔前多老松歲旱時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蓋三
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南部新書曰鄭薰既老號
所居為隱巖蒔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異時可
對五柳先生 撫言曰鍾輻作松齋手植一松夢朱衣
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其松圍

果三尺 曲洧舊聞曰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
株上巨下細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
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
去 高僧傳曰天台智者院釋行滿居房檻外有巨松
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滿出坐其寄生必嫋嫋向側時
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
入則竝立亭亭更無動搖 五代史一行傳曰鄭遨字
雲叟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

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江鄰幾雜志曰歙州黃山俞

侍郎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見松樹

有大實俞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翌日再尋則失所

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 閩志曰蔡君謨

為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避敵毒至今賴之 羅浮志

曰羅浮奉宸橋南有古松七株上凌霄漢仙靈常此栖

息鄒葆光有道術宣和中召至凝神殿有七人從之倏

不見上問為誰葆光對曰臣居山常習劍術此七人者

古松也 毘林志曰洪邁紹興間與弟适遵讀書外家
沈氏白茅山墳廬是歲墓有二松結毬成蓋既而兄弟
舉博學鴻詞亦木之祥也 研莊雜記曰鮮于伯機嘗
于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為支離叟朝
夕撫玩以為適

松三

原棲鸞

繫馬

後漢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也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禮負土成墳種松柏鸞鳥

棲其上白兔遊其下 劉琨扶風詩曰繫馬卡
松下歇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冷冷澗水流

貞蕤

秀葉

庾肅之松贊曰流潤飛津沈精幽結貞蕤含芳仰拂素雪下見柏四左九嬾松柏賦

翠實

素髓

上見柏四左九嬾賦
晉許詢詩青松凝素髓

秦封

夏社

見上

松二哀公問社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鶴棲

龜伏

千歲之鶴棲于松
下見松一嵩

高山

增鸞倚

龍盤

韓詩青鸞倚長松
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

李詩雪

幹

風標

杜詩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
林白詩寒松縱老風標在

魚甲

龍牙

上見松一酉陽雜俎羣芳譜曰新羅使
者多携松子來中華有玉角子龍牙子
友杜牧賦曰松數千株切切交呼如冠劍大臣

大臣

勝

鼎足

釵股

海錄碎事曰平江學中有十題曰辛夷百榦黃
楊公堂槐鼎足松雙桐石楠龍頭檜水檜泮

池玲瓏石或曰蘇子美嘗掌學命
名也 韓偓詩長松夜落釵千股

聲清耳 露滴身

李詩南窓蕭瑟松風起憑几一聽
聲清耳 杜甫詩看松露滴身

原百木長 千歲

材上見松一史記蘇軾種松
詩今我百日容養此千歲材

增西靡 東向 上見

冢墓記 大唐新語三藏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
寺松枝曰吾西去汝河而長吾歸即東向使吾弟子知
之既去其枝年年指西一年忽東向弟
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松四

增比仙 清異錄曰張薦明隱山林有古松十餘株
嘗謂人曰余人中之仙此松木中之仙
為

林 天中記曰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參軍從父知年亦為
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為

也林

藍田吟哦

韓文曰崔斯立為藍田
縣丞植二松吟哦其間

雲影濤聲

王直

方詩話曰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空風雨

木長官

寒有僧曰不若雲影亂鋪地濤聲清在空

杭州志於潛牧嶺上有古松一本盤錯奇怪嘗有兄弟
聞樵欲訟於有司夜行憇其下遲明辨色相視乃伯仲

也遂各悔咎息爭而
還因名松為木長官

偃盖山

金陵記曰方山有野人
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

犬野人問居何地曰居偃盖山隨至古松下而
沒松形果如蓋意使者乃松樹精犬茯苓耳

蒼官

博物志松
曰蒼官

松五

增詩古豔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

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

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

何山林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

合香本是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原魏劉公幹詩曰亭

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風霜

正慘悽終歲恒端正豈不懼霜雪松柏有本性 晉張

華詩曰松生隴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

崑崖剛風振山籟朋鳥夜驚離悲涼貫年節葱翠恒若

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傅玄詩曰飛蓬隨飄起

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 左思詩曰鬱

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愛彼逕寸莖蔭此百尺條 袁

宏詩曰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榱桷麗較為棟

梁桀 王凝之妻謝氏擬嵇中散詩曰遙望山上松隆

冬不能凋願想下游憇瞻彼萬仞條騰躍未能升頓足

俟王喬時哉不我與大運所飄颻 梁范雲詠寒松詩

曰修條拂層漢密葉障天濤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

沈約寒松詩曰梢聳振寒聲青松標暮色疎葉望嶺

齊喬幹凌雲直 吳均詠慈姥磯石上松詩曰根為石

所蟠枝為風所碎賴我有貞心終凌細草華 隋煬帝

詠北鄉古松樹詩曰古松唯一樹森竦詎成林獨留塵

尾影猶橫偃蓋陰雲來聚雲色風度雜風音孤生小庭

裏尚表歲寒心 李德林詠松樹詩曰結根生上苑擢

秀迺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

玉樹吹寄言謝霜雪貞心自不移 增唐李嶠咏松詩

曰鬱鬱高巖表森森幽澗垂鶴棲君子樹風拂大夫枝
百尺條陰合千年蓋影披歲寒知不改勁節幸君知

杜甫四松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
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
柯已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搔損得媿
千葉黃敢謂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
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
霜足為送老資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鄭澣中書相公任兵部侍郎日後閣植四松逾數年澣
忝此官因獻拙什丞相當時植幽襟對此開人知舟楫
器天假棟梁材錯落龍鱗出襪袂鶴翅迴重陰羅武庫
細響靜山臺得地公堂裏移根澗水隈吳臣夢寐遠秦
嶽歲年催轉覺飛纓謬何因繼組來幾尋珠履迹願比
角弓培柏悅猶依社星高久照台後凋應共操無復問
良媒 劉禹錫和鄭澣詩曰右相歷中臺移松武庫栽

紫茸抽組綬青實長玫瑰便有干霄勢看成構厦材數
分天柱半影逐日輪迴舊賞台階去新知谷口來息陰
常仰望玩意既徘徊翠粒晴懸露蒼鱗雨起苔凝音助
瑤瑟飄蕊泛金壘月桂光搖燭星榆葉對開終須似雞
樹榮茂近昭回 白居易題遺愛寺前溪松詩曰偃亞
長松樹侵臨小石磯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
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棲筆寫形難
似琴偷韻易迷暑天風槭槭晴夜露淒淒獨憩依為舍

閒行遠作蹊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于武陵贈賣

松人詩曰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
副將寒澗樹賣與

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
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

街塵 趙嘏橫水館雙松詩曰
故園溪上雪中別野館

枕前雲畔逢白髮漸多何自苦
清陰長在好相容迎風

幾拂朝天蓋帶月猶含度嶺鐘
更憶葛洪丹井側數株

臨水欲成龍 宋孔平仲官松詩曰
我行九江南曠野

園空山道傍何所有高松立嶺
岼藏標隱雲霧秀色凌

岡巒橫騫却與走怪狀千萬端中有清風發能令朱夏
寒流金五六月方苦行路難騎者欲顛沛負者面如丹
氣息幾斷絕至此方少寬消歇飲甘露涸轍投長瀾乃
知古人意為惠無窮年亦有被翦伐行列頗不完豈非
風雷變或者盜賊繁土人對我嘆云有縣長官為政猛
於虎下令走如丸取此為宮室將以資燕歡良工操斧
斤睥睨長林間擇其最高大餘者棄不觀千夫擁一柱
九年力回旋至今空根悲泣淚尚未乾彼令誠何心緩

急迷後先毫末至合抱忍以頃刻殘萬衆所庇賴易為

一身安居上恬莫問在下畏不言世事類若斯嗚呼一

摧肝 蘇軾萬松亭詩曰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

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

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

角弓詩 蘇轍燒松花詩曰美人寒甚懶開扉金作松

花插累籬幾度低頭疑墮落青烟已度未消時 又曰

梅萼鱗皴不復豎重重正似半開蓮曾經樵舍埽爐見

未許邦君畫閣然 王安石道旁大松人取為明詩曰

虬角龍鬚不可攀亭亭千尺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

豈願爭名爝火間 陸游雙松詩曰東岡天矯兩蒼龍

千尺盤空黛色濃六十餘年松若此誰知我更老於松

馬祖常禮部合化堂前後栽小松詩曰買松栽兩階

綠髮已可梳恐是女元君截髮生地腴遲爾千尺長下

產黃琥珀服以安心神飛身作仙客 明高啟偃松行

曰龍門西岡魏公祠祠前有松多古枝長身蜿蜒橫數

畝巨石作枕相撐持春泥半封朽死骨凍蘚全聚皴生
皮無心昂聳上霄漢偃仰獨向荒山垂蟄雷振岳撼不
動一載一夢醒何遲政如卧龍未起日深意有待風雲
期太湖月出照夜白天峯雪積埋寒姿濤聲時吼若鼉
息野老驚起山僧疑左仰右屈各異態天自出巧非人
為畫師安能把筆寫稚子豈敢操斤窺杜陵枯楠已顛
頽蜀相老柏非瑰竒何如此樹怪且壽呵衛定想煩靈
祇不知已閱幾人代游客過盡今存誰明堂屢興不見

取得全正愛同支離我嘗來觀忍遽反醉坐其上高吟
詩葛陂筇竹亦騰化神物終去可久羈何當一叱使飛
起載我萬里遊天池他年還訪舊城郭正是白鶴歸來
時

原賦南齊王儉和蕭子良高松賦曰山有喬松峻極青
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荆峯受靈命於后土方虞
舜以齊踪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王之嘉容上拂天而獨
遠下流雲而自重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晦

時方中而未晞通霄漢而隱影集鸞鳳之翮飛俚食
和而輔性墨翟昌言于宋園想周穆之長阪念東平之
思歸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隆冰戔戔飛雪千里擘
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似翔雁哀翅於天津振鷺驚
鳴於川涘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浩霰而爭
光延微颺而響起 謝朓和蕭子良高松賦曰閱品物
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紀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
豈榆柳之比性指莫椿而等齡若夫修幹垂蔭喬柯飛

穎望肅肅而既閒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
路而留影既芊眠于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
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
青春爰謝雲物含明江臯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
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羅而共輕至於
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泆其無色陽光沈而滅暉卷
風飈之歛吸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寒暮不受令於
霜威 梁沈約高松賦曰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

於上邱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
之竒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烟薄霧夜
宿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捎雲於
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蒙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
通猿路聽騷騷於既曉望隱隱於將暮暖平湖而漾青
綠拂繒綺而籠丹素於時風急壟首寒浮塞天流蓬不
息明月孤懸檀藥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
方遠姑射之想攸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於珠泉豈

徒為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增唐王勃

寒松賦曰磊落殊狀森梢峻節紫葉吟風蒼條振雪嗟
英覽之希遇保貞容之未缺攀翠嶠而形疲指丹霄而
望絕已矣哉盖用輕則資衆器完則施寡信棟梁之已
成非椽桷之相假徒遠志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
物而有焉余何為而悲者 宋王曾矮松賦并序齊城
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閒館此邦之勝槩二松對植卑
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駭目蓋莫

知其年祀亦靡記夫本源真造化竒詭之絕品也聊為
賦云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奧區有圃游之勝致直
廛開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眾木而特殊上輪囷以
夭矯旁翳蒼而紛敷廣庭庶之可蔽高尋常之不逾枝
擁闕兮橫亘根蹙縮兮盤紆徒觀其前瞻林嶺却枕康
衢宅寶勢兮葱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螭兮螭訝騰
倚兮虎軀將挈攫兮未奮忽伏窺兮爭趨色鬪鮮兮欲
滴形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搏鵬之出滄海迫

而察之默兮若方輿之承寶蓋
轟洞壑之歸雲堆崑阿
之宿靄談揮塵兮何多被集翠兮增汰度朔吹兮颼颼
舍陽暉兮晻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

原贊宋謝惠連松贊曰松惟靈木擬心雲端迹絕玉除
形寄青巖子欲我知求之歲寒 晉戴逵松竹贊曰倚

與松竹獨蔚山臯肅肅修竿森森長條 增宋高宗御

製盤松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盤數萬榦不倍尋
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邇

以碧潯越萬千年有慰我心

增序唐李德裕金松賦序曰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
舊宅其地則孔北海故臺余晚春遊眺忽覩竒木枝似
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實燦然有光訪其
名曰金松訊其所來曰得于天台乃就主人求得一本
列于平泉 陸龜蒙怪松序曰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
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盤根于巖穴之中輪菌逼側而
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砢然感縮然幹不假枝

枝不假葉有若龍寧虎跛壯士困縛之狀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二

謹案卷四百十二第三十二頁前七行睥睨長林
間刊本睥訛昵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浦焞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三

四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卷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三

木部二

樅柏

柟槐

榿檜

柏一

爾雅曰柏掬也

廣志曰柏有續柏有計柏

增崔

實月令曰七月收柏實

格物總論曰柏樹大者數圍

高數丈皮光滑枝幹脩聳葉香烈深山中有一
種名側柏葉大不相類如鋪茸細細相比檜亦光皮然葉

尖硬如芒刺檜柏相半者名檜柏皆能結子柯葉青青
四時不凋也 埤雅曰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設

為暢曰以擣鬱 原廣雅曰一名汁柏 詩曰新甫之

柏 尚書曰荊州厥貢柅榦栝柏 禮曰如松柏之有

心 增周官曰冀州其利松柏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

廟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土人崇敬莫犯也

原山海經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柏土山多柏 又曰

三珠樹生赤水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 晉宮閣名曰

華林園柏二株 增水經曰陘山有鄭祭仲冢冢上有

一枯柏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望之青秀 原泰山記曰

山南有太山廟種柏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

漢武所種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柏皆二十餘圍夾兩

階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 述征記曰

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長傲賓於柏谷者也谷

中無迴車地夾以高原柏林蔭藹窮日幽暗殆弗覩陽

景 增三齊記曰堯山祠旁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

也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柏 山川紀異曰漢陽縣西

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於大別山其根盤曲直
至井底今柏根尚存又大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
古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者 海錄碎事曰負霜柏一

作宜霜柏 少林集錄曰嵩山嵩陽觀故基東古柏五

株積翠婆娑可愛中有一株尤大五人聯手抱之圍始
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 原孫卿子曰柏經
冬而不彫蒙霜不變可謂得其貞也 抱朴子曰大谷

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 增封氏見聞記

曰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
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
復枯俗傳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割削之樹身漸細去
地丈餘皆以泥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為笏者色紫
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 本草經曰乾陵之柏異
於他處其文多為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見
有盜一株徑尺者可值萬錢關陝人家多以為貴宜其

子實最佳也 圖經曰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點益人古

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孔明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
世所植故人多採收以作藥其味甘香於常柏也 李

德裕平泉花木記曰有珠子柏實如珠子生葉 老學

庵筆記曰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

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花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
有真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子
長于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廊坊間 原文選曰青

青陵上柏 又曰松柏轉蕭瑟瞻彼陵上柏 又曰寒

露拂陵苔女蘿辭松柏 增杜甫詩曰唯餘舊時柏蕭

瑟九原中

柏二

原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 增穆

天子傳曰甲申天子升于大坵之陞而降休於兩柏之

下 原卬風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 鄘風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 列

士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挂徐君墓柏樹 增漢官儀

曰正旦以柏葉酒上壽 原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

不起山陵稠種柏 三輔舊事曰漢諸陵皆屬太常不

屬郡縣有人盜柏者棄市 漢武故事曰柏梁臺高二

十丈悉以柏香聞數十里 增洞冥記曰磅山之北有

穴穴上有柏昔李少翁於閭陰移來此柏已見扶桑三

枯海水涸竭帝覺遣人往穴掘不見其根唯見赤燕飛

翻入雲移柏植於通靈臺 漢書曰朱博為御史大夫

府中列柏有野烏数千棲其上

柏臺御史臺也

原謝承後漢

書曰陳留虞延為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陵柏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竇武上表曰今茲大

寒過節城傍竹柏皆為傷絕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或

有斬其父墓柏者莫知其誰乃召鄰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又曰郭璞以王丞相為

卦云有震厄公命駕西步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果震柏粉碎 王隱晉書曰王褒痛父不以命

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

絕墓前一柏樹褒常所攀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歎曰宰相之門也枯

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增又曰江夏王鋒以明

帝移權常忽忽不樂著脩柏賦以見志 又曰王晏之

為員外郎父暉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

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

昌公椿屯雞棲原齊王憲密謂椿曰為營不須張幕可

伐柏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敕追還率兵夜
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翌日始悟 述征記曰真源

縣老子堂前有雙柏樹左階之柏久枯煬帝大業十三
年忽從根生一枝聳幹三丈三尺枝葉青翠唐武宗二
年更生一枝直上五尺橫枝兩層枝葉相覆異于常樹

儒林公議曰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
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
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

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
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 政要曰寇萊公知巴

東縣手植雙柏于庭民比之甘棠謂之萊公柏 墨客

揮犀曰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

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在蒲陽日親見
之 春渚紀聞曰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

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
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

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歎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
柏忽見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
聳異以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柏三

原衛國舟

殷人社

上見柏一毛詩 哀公問社于宰我對曰殷人以柏

麝食

烏棲

麝食柏而香 下見柏二漢書

增齊寢

漢臺

韓詩外傳曰 景公與晏子

遊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 下見柏二漢武故事

黃腸

赤實

潛確類書云柏

名黃腸 又云敬山前柏 如荆白華赤實服之不寒

赤燕飛

蒼龍伏

上見柏二洞冥

記 羣芳譜云明高皇帝將兵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兵其下後創亭統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伏于其上

塞外一株

墓前連理

彙苑詳註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

石巉削層疊如人所為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惟巖壁之半柏樹一株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亦塞外奇觀也 南史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截耳為誓乃止手為七堦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連理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

柏四

原詩北齊魏收庭柏詩曰古松圖偃蓋新柏寫爐峰凌

寒翠不奪迎暄綠更濃
茹葉輕沈體咀實化衰容
將使中臺麝違山能見從
增唐杜甫詩曰孔明廟前有老
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
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
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幹郊原古
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
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
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

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藥鳥
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李德裕柏詩

曰聞有三珠樹唯應秘閭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
未若凌雲柏常能經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自註

別樹經霜纔紅
此枝葉盡丹

溫庭筠晉朝柏樹詩曰晉朝名輩此

離羣想對濃陰去住分題處尚尋王內史畫時應是顧
將軍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一下南臺到
人世晚泉清瀨更誰聞 宋蘓轍和鮮于子駿柏軒詩

曰築室城市間移柏南澗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
崎嶇脫巖石擁塞出芬翳上承清露姿下受寒泉惠秋
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澀未湏嫌愈久甘如薺 陸

游雙柏詩曰雙柏屹相向剛巖如巨人龍吟風雨夕山
立雪霜晨閱世易成古剗心不復春扶頭要力量歲晚
莫全身 明方孝孺栽柏詩曰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
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避
茲晨斲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巖潔地聖靈會于斯豈

無杞柳輩不足當堦墀殷社昔所尚古制非人為先師
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
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桷榱百年必合
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霜暑
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旣膺顧盼榮復
與剪伐辭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為棟梁乃見
才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
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為鶴髮翁見汝凌雲

枝志士用心者，濩落為世嗤。何如羣兒巧，插槿紛成籬。
李東陽左闕雪後行古柏下詩曰：長安城中雨成雪，
退食衝寒過東闕。蒼然古柏勢橫空，數尺盤拏成百折。
玉龍戰罷纏碧綃，流涎噴沫凝不飄。仙人掌上露初凍，
五老峯頭冰未消。飛花拂面吹還轉，步履穿林印猶淺。
鶴唳羽輕動欲翻，水精簾重寒初捲。風骨昂藏負出塵，
儼如佩玉拖長紳。須知世有後凋質，元是仙家不老身。
又學士柏詩曰：我行樹陰日千匝，雨葉風枝自蕭颯。

惟有諸生識我情
傍人不解空嘲狎
我見先生種樹年
我身尚短樹及肩
枝蟠江山地可縮
手斡造化天無權
瓊臺翠閣何森爽
院柳庭花敢爭長
芘蔭長留六月陰
盤迴直與孤雲上
材堪五鳳難為用
根到九泉終不枉
零落青袍幾故人
琮瑀玉佩空遺響
當時院長文安公
柯亭劉井相西東
百年遺愛豈獨此
此樹欲比人中龍
樹猶如此我何似
已愧斑白非兒童
名收榱桷有先後
壽比金石無終窮
下堂重拜想顏色
仰面正拂長髯風

原歌古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 又歌
曰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常飽
聊可過饑

原賦西晉左九嬪松柏賦曰何竒樹之英蔚託峻岳之
嵯峨被玄澗之逶迤臨綠水之素波擢修木之丸丸萃
綠葉之芬葩敷纖莖之龍蓂布秀葉之葱蒨列翠實之
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翕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泠應
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

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
似乎真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餐其實而
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增齊江夏王修
柏賦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
亦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
壞坎于當年庶後凋之可永 唐魏徵道觀內柏樹賦
曰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
茫而俱悴唯丸丸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

其華歷玄冥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
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
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
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旣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藜
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

槐一

原爾雅曰檉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郭註曰槐葉晝

日聶合而夜炕布者為守宮槐

廣志曰槐材有青黃白黑

太清草

木方曰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長生通神

增格物總論曰槐樹極高大生河南平澤今所在皆有

四五月間開花六七月結實有數種惟葉細而青綠者

謂之槐 原周官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槐之為言懷也懷來人于此也

增周禮司燿注曰冬取槐檀之火 易林家人之乾

曰千歲槐根深多斧痕 原春秋說題辭曰槐木者虛

星之精 春秋元命苞曰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

其下者使情歸實也 增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北有槐

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物也 玉箱雜記曰晉陽城北

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 原管子曰五沃之土其

木宜槐 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免目十日

而鼠耳 增又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于是乎有雷

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原淮南子曰老槐生火久

血為燐人弗怪也 又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

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闕

一和也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弟兄有苗與三危通而為

一家 增又曰九月官候其樹槐 抱朴子曰槐子新
瓦合泥封之三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
服之補腦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 中朝故事曰天
街兩畔多槐木俗稱為槐衙 酉陽雜俎曰西夏無槐
惟夏州一株或要槐葉移牒取之 原魏都賦曰羅青
槐以蔭塗 增唐元稹詩曰落葉添薪仰古槐 明李
東陽詩曰天風昨夜起宮槐

槐二

原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請樹槐于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左傳曰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
愛槐使人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
者且加刑焉宋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郊

有赤煙氣驅車對楚西北觀之見芻兒敵麟傷其左足

薪而覆之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

士舍三十區為會市列植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

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議論

樹下侃侃閤閤

魏曹植魏德論曰武帝執政日白雀

立于庭槐

晉書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堪對而

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宋書曰祖士雄廬側其庭

前有槐樹先榮茂及雄居喪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嘉

之名其里為累德里 增梁書曰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目見細字白髮反黑 後周書曰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孝寬敕部內當堠處置槐樹既免脩復又得庇蔭 原隋書曰高頴一名敏領新都大監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 增劉賓客嘉話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司空勸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

樹嘉隱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云松嘉隱曰以公配木

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

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唐

書曰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

牒渭南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憇尚勿剪除先皇舊遊

豈宜斬伐乃止因話錄曰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

蔭甚廣夜深有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音聲

木異聞錄曰淳于芬家廣陵宅南有大古槐枝幹條

密棼與羣豪飲其下貞元七年因沈醉致疾二友扶之
歸卧夢二使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者指古槐驅
入穴中題曰大槐安國入見王妻以次女瑤芳號金枝
公主命守南柯郡棼至郡二十餘年使者送出穴遂寤
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因與客尋槐下穴洞然朗朗可
容一榻有二大蟻素翼朱首長可二寸乃槐安王又窮
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 盧氏雜記曰裴晉公度
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

稱博物名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生 酉陽雜俎曰長安持國寺門前有古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廼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皇塔戟成就 玉堂閒話曰長安城中有孫氏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期年之後漸漸滋

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觀者填咽不久倭處巖
廊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朕其孫悻備言之 聞見

錄曰王晉公祐太祖朝知制誥時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有飛語聞于上遣祐使魏州以便宜付之且曰使還與
卿王溥官職及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
宜決配而已還朝以百口保之上怒貶華州安置親朋
送于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及
二即當得之

謂文正公旦也

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必有為三

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槐三

增雲屯

月掛

韓詩夏槐作雲屯
下見後四蕪軾槐詩

被宸

蔭殿

晏何

景福殿賦槐楓被宸
下見槐四梅聖俞詩

作燭

取火

本草別錄槐實
可作神燭下

見槐一

郎中識

舉子忙

上詳槐二盧氏雜記
客揮犀俗語云槐花黃舉

周禮

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
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

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槐四

原詩魏繁欽槐樹詩曰嘉樹吐翠葉列在雙闕涯旖旎
隨風動柔色紛綠離 增唐李嶠槐詩曰暮律移寒火

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庭隈烈士懷忠觸鴻
儒訪業來何當赤墀下疎幹擬三台 白居易庭槐詩

曰南方饒竹樹唯有青槐稀十種七八死縱活亦支離
何此郡庭下一株獨華滋濛濛碧煙葉嫋嫋黃花枝我
家渭水上此樹蔭前墀忽向天涯見憶在故園時人生
有情感遇物牽所思樹木猶復爾況見舊親知 鄭谷

槐花詩曰
毵毵金蕊撲晴空
舉子魂驚落照中
今日老

郎猶有恨
昔年相詭十秋風
宋張耒雙槐晚秀詩曰

東皇無處著繁華
亦復分張到我家
他日老蒼悲敗枿

今晨嫩綠出新芽
秃翁承弁纖纖髮
村婦縈鬟草草花

桃李蹊中人迹絕
綠陰門巷正藏鴉
梅堯臣宮槐詩

曰漢家宮殿蔭長槐
漱急葱葱不染埃
大仗龍旂穿影

去鉤陳豹尾拂枝來
青蟲掛後蜂銜子
素月來時桂並

裁我意方同杜工部
冷淘惟喜葉新開
蘇軾御史臺

槐詩曰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
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棲鴉寒不去哀叫飢啄
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明吳寬槐詩曰東園憶初構糞壤頻掃除牆下古槐
樹憔悴色不舒况遭衆攀折高枝且無餘愛護至今日
濃陰接五廬數步已仰視偉哉鉅人如非藉此蔭庇誰
結幽亭居立為衆木長奴僕櫪與榆

原歌秦苻堅時關隴人歌曰長安大街兩邊樹槐一作樹

槐楊下走車輪上有鸞棲

原賦魏文帝槐賦曰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
其下美而賦之王祭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
使賦曰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于豐壤
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
之邃宇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璀璨綠葉萋而重陰
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
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

氣恬淡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怕 曹植

賦曰羨良木之華麗爰獲貴于至尊憑文昌之華殿森
列峙乎端門觀朱棖以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揚沈陰以
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未夏而乃繁覆
陽精之炎景散流曜以增鮮 王粲槐樹賦曰惟中堂

之竒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畝而登植作階庭之華暉
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
而敷榮既立本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

人望庇而披襟

晉傅選槐賦曰華葉扶疎參林蕭殺

松蘿寄生綿連標末延袤千畝翦鬱暎藹

摯虞槐賦

曰覽坤元之產植莫茲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
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霽翦鬱扶
疎上拂華宇下臨脩渠湊以夷迳帶以通衢樂雙遊之
黃鸝嘉別摯之王睢春棲教農之鳥夏憇靈哺之鳥若
夫龍升南陸火集正陽恢茲鬱陶靜暑無方鼓柯命風
振葉致涼開明過于八閩兮重陰踰乎九房 庾儵大

槐賦曰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于嵩岳之下而植斯樹
焉遂作賦曰有殊世之竒樹生中岳之重阿承蒼昊之
純氣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喬馮夷之倫逍遙茂
蔭濯纓其濱望輕霞而增舉垂高暢之清塵若其含真
抱朴曠世所希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潔昭儉
以驕奢成三王之懿資故能著英聲于來世超羣侶而
垂暉仰瞻重幹俯察其陰逸葉橫被流枝蕭森下覆靈
沼上蔽高岑孤鵠徘徊寡雀悲吟清風時至惻愴傷心

將騁軌以輕運安久留而涕淫

原頌晉摯虞連理槐頌曰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
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檜一

增爾雅曰柏葉松身曰檜 書曰柁榦栝柏 詩曰檜
楫松舟 澠水燕談曰亳州法相寺矮檜高纔數尺偃
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
蔭三丈陰距今凡三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

玩士人目其寺曰炷栝 中吳紀聞曰白樂天為蘓州

守時思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
目之為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話腴曰宋真宗朝寢殿

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真皇意欲
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為瑞 老學菴筆記曰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作蜜極
香而味微苦謂之檜花蜜 花木考曰宣和壽岳旁有

兩檜一天矯者名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卧雲伏

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

檜二

增太清左紐

靈壇再生

太清記亳州太清宮有八檜老子手植枝幹皆左紐石曼

卿集此檜不知年代李唐之盛一枝再生根株

至聖朝復有此異

穎州靈壇觀有再生檜

翠為

盖石作身

郭公父詠蔣公檜詩淮南庭中有蒼檜仰視團團翠為盖直幹每容鸞鳳棲盤根深

塵駭鰲背

虞集詠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

備

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老作人

松柏體

敬風雨聲

蘇軾題亳州老君觀左紐檜詩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

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還作左紐文王孫有古意

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孺子不墮凡木群體備松柏姿氣

合芝木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
青蟲紛乃知蔽蒂初甚要封植勤他年皮三寸狐鼠了
不聞陳后山次韻咏趙德麟植檜緬懷萬仞巔千丈
蔚蒼翠蟠根泉石底用意霜雪外寧須大厦材坐待斧
斤至散為風雨
聲密作馬牛蔽
雁翅
龍筋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
雁翅檜檜葉婆婆如雁
翅也下見
上蘓軾詩

檜三

增詩唐張祜詠揚州法雲寺雙檜詩曰謝家雙植本南
榮樹老人亡地變更朱頂崔知深蓋偃白眉僧見小枝
生高臨月殿秋雲影靜入風簷夜雨聲從使百年為上

壽綠陰終借暫時行 劉禹錫謝寺雙檜詩曰雙檜蒼

然古貌竒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

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

是前朝焰會照青青年少時 秦韜玉檜樹詩曰翠雲

文榦瘦輪囷嘯雨吟風幾百春深蓋屈盤青塵尾老皮

張展黑龍鱗唯堆寒色資琴興不放秋聲染俗塵歲月

如波事如夢竟留蒼翠待何人 宋蘓軾詠檜絕句曰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禮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

如今化作兩蒼龍 又曰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
未足竒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蘓轍詠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詩曰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
身弦直壯夫運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
舞枝幹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
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過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
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德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
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櫟柱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

起大厦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挽雲霓猶得世人
長太息 金元好問詠濟南廟中古檜曰亭亭寺宮檜
鬱鬱上雲雨扶持幾年造物心獨苦青餘玉川潤根
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斤斧安得取沈沈地中久駭浪
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國奠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
世譜瀨鄉留耳孫闕里傳鼻祖秦松徒自汙蜀柏聊共
數會待十抱成茲焉重摩拊

樅

增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 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
密之有美樅 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
室無柱

枏

增羣芳譜曰枏生南方故又作楠黔蜀諸山尤多其樹
童童若幢蓋枝葉森秀不相礙若相避然又名交讓木
文潞公所謂移植虞芮者以此葉似豫章大如牛耳經
歲不凋新陳相換花黃赤色實似丁香幹甚端偉高者

十餘丈粗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紋理細緻性堅耐居水中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堪為梁棟製器甚佳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年深向陽者結成旋紋為鬪柏楠

鬪作
般

六書故曰香枏木香黃貫枏宜雕刻為木偶者用之
山海經曰搖碧山朝歌山脆山多枏負霜停翠
說
郭曰黃金山有枏樹東枝榮則西枝枯西枝榮則東枝
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是也

枏二

增詩唐杜甫楠樹為風雨所拔歎詩曰倚江枿樹草堂
前故老相傳二十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
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
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
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
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
色 又詠枯枿詩曰榘枿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
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

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

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苦昔少識

者出涕淚種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

不自畏 又詠高栢詩曰栢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

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影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

絕酒困卧此片時醒 嚴武題巴州光福寺栢木詩曰

楚江長流對楚寺栢木幽生赤崖背臨溪插石盤老根

苔色青蒼山雨痕高枝開葉鳥不度半掩白雲朝與暮

香燄蕭條轉密陰
花龕滴瀝垂清露
聞道偏多越水頭
煙生霽斂使人愁
月明忽憶湘川夜
猿叫還思鄂渚秋
看君幽靄幾千丈
寂寞窮山今遇賞
亦知鍾梵報黃昏
猶臥禪林戀竒響
宋歐陽脩詠至喜堂北軒手植栴
木詩曰為憐碧砌宜嘉樹
自劬蒼苔選綠叢
不向芳菲
趣開路直湏霜雪
見青葱披條泣轉清
晨露響葉蕭騷
半夜風時掃濃陰
北窓下一枰閒
且半衰翁

增賦明王煜賦曰緊栴之生也
含津玄冥托根崑崙

澆淳之歛發觸巨石而塊分得貞剛以為性匪蒨茸之
為倫蚪枝上聳迴無旁紛凝若木之晶魄翕淑氣之芳
芬膚理潤玉體幹堅金緊柎之茂也上懸三光下蟠九
地青鸞白鵠朝夕是憇貞松巨柏戢戢相比莊生索之
而駭貽匠石過焉而睥睨顧神物之偉竒斧欲揮而終
忌是宜棟梁乎清廟為九垓之大庇緊柎之壽也瀋液
內盎姿華外妍顙頊不肅祝融不然枝拂常春之霧根
漬不涸之泉騰神光兮夜曙播蕃陰兮晝愜笑蟠桃之

難熟輕銅狄之千年諒玄精之丕構與日月而周旋

增記宋陸游四柎記曰予在城都至沈屏過國寧觀有古柎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憂風雨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月暑氣不至有石刻立廡下曰仙人遽君手植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竊以為恨予去蜀三年昌老萬里以書屬予曰國寧之柎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子為我終昔日之意乎予發書且歎且喜曰勿

翦憇棠恭敬維梓愛其人及其物自古已然姑以蜀事
言之唐節度取孔明祠一小枝為手板書于圖志今見
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關伐江瀆廟木
坐謠言罷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力
沈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相不為當時取彼猶有
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豈其殘滅千載
遺跡侈大棟宇而為王孟之所難哉意者情出于吏胥
梓匠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

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

楸

增爾雅曰被楸

今之杉木

羣芳譜曰楸俗省作杉一名沙

木一名檜木類松而幹端直大者數圍高十餘丈文理
條直南方人造屋及船多用之葉粗厚微扁附枝生有
刺至冬不凋結實如楓有赤白二種赤杉實而多油白
杉虛而乾燥有斑紋如雉尾者謂之野雉斑入土不腐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小池名孤樹池池中有

洲洲上有檇樹一株十餘圍望之如車蓋故取名之
地志曰七星杉在麻姑山殿後嶺上圍二三尺高切雲
漢橫列七株故以星名

檇二

增詩唐韋應物郡齋移杉詩曰擢幹方數尺幽姿已蒼
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新含野露氣梢靜高窓眠
雖為賞心娛豈有巖中緣 白居易詠杉詩曰勁葉森
利劔孤根挺瑞標纜高四五尺勢若干雲霄 元范梈

古杉行曰丹陵觀前有古杉屹如雙闕當雲門云是鍾
君之手植君去此樹餘空邨尾搖翡翠梢八表根結蛇
蛟行九原幽邊豈是鬼神護深處直形天地思一方折
裂引穿溜猶是百年燒火痕蒼皮樹裏漸欲合始知草
木有道存或云下有丹火伏四時地底皆春溫神還復
壯此其驗疑是自此無傳喧平生政坐嗜竒古來看適
值寒冬昏長歌沈思遠其下夜半月高松露繁飄飄葉
縣鳧鳥影牢落豐城龍劍魂何當喚起博物者共騎黃

鵲凌崑崙

增頌梁江淹杉頌曰桐梓舊麗松栝稱竒焉如茲品獨
秀青崖羣木斂望雜卉不闕長入煙氛永駭鸞螭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三